

## 宋元明清文學中的氣候變遷

游秀雲<sup>1</sup> 張培臣<sup>2</sup>

<sup>1</sup>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(所)

<sup>2</sup>空軍氣象中心

### 摘要

本文從歷史氣候變遷的角度，審視宋元明清文學中對氣候寒暖的描寫，以驗證十一世紀初至十九世紀末的寒暖變化。研究結果顯示，唯有北宋中期出現描寫酷暑之作；其餘北宋初、南宋、元、明、清的作品，皆敘以寒冷者多，寫酷暑者極少；這與歷史氣候學家對宋元明清的氣候推斷，大致相符。

關鍵字：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文學、氣候變遷

### 一、前言

由古今中外的歷史與古文明帝國的興衰可以發現，氣候變化確實為維繫政權存續的一個重要關鍵。檢視過去千年歷史，宋朝適值中國由暖轉冷期，冬季酷寒而大雪不斷，致使北方民族紛紛被迫南下牧馬；南、北宋更遭逢連年荒災、疫病與民亂，民不聊生。南宋末至清代的氣候被認為是「小冰期」(Little Ice Age, LIA)的寒冷時期。竺可楨是最早從歷史文獻上，證明了此點。

1939年Marthes最早用「小冰期」一詞，來描述最近4000年來「全新世最暖期之後，冰川中等規模復活的寒冷時期。」小冰期期

間，世界上許多地區的冰河都發生擴張和前進；若視之為大尺度現象，15~19世紀北半球溫度約下降0.6°C (Mann, 2002)。近年研究也發現，期間並非連續數世紀的降溫，其中還存在次級的冷暖波動。小冰期時的溫度及降水變化，也表現出區域性特徵與時空差異；對當時的社會文明發展、農業經濟、民族遷徙與朝代更替，帶來嚴重影響(王等人, 2003)。小冰期北半球中緯度地區之年均溫，約較20世紀中、後期低1°C，北半球高緯度與南極地區甚至可能低1.5~2.0°C (王等人, 1998)。

按較廣義之時間定義，小冰期約在中國

南宋末年至清朝中葉間時段；較狹義範圍則在16世紀中至19世紀中。不管廣義與狹義，期間皆發生許多重大氣候轉變。由於氣候異變直接影響糧食生產與供給，連帶造成饑饉、瘟疫、旱澇，並衍生政治動盪與社會不安（表1與圖1）。

文學是人在生活中的所見所感，更包括對氣候的感受；尤其中國古典詩歌的比興傳統，常常藉由自然的風雪炎暑，抒發內心的感受。因此，不論是客觀陳述外在的景色，或表現內在的觀感，氣候往往是文學中的常客。尤其在精煉的詩詞當中，更是屢見不鮮。由於長期研究古典文學與關注中國歷史氣候變遷的緣故；對文學中所表現的氣候，往往在研讀古典文學時，會從歷史氣候變遷的角度觀照，因此有了不同的體會。本文期能以**宋元明清文學中的氣候描寫**，補充對中國小冰期研究的一個小面向；即從文學家對氣候的感受，呈現當時人對氣候變遷中寒暖的反應。野人獻曝之餘，祈能就教方家。

表1 宋至清朝代年表

朝代	時間 (西元)
北宋	960 ~ 1127
南宋	1127 ~ 1279
元朝	1271 ~ 1368
明朝	1368 ~ 1644
清朝	1636 ~ 19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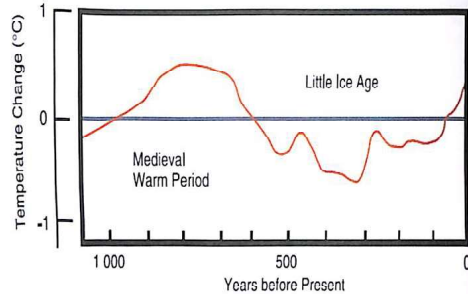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 過去千年平均全球溫度變化 (David Francis and Henry Hengeveld, 1998)

## 二、關於宋元明清期間之歷史氣候研究

竺可楨最早根據中國歷史文獻與代用資料分析過去5000年氣候，發現共出現4個濕潤期和4個乾燥期。其中西元1000~1200年（兩宋時期）屬第三個寒冷期，1200~1300年（南宋中至元初）屬第四溫暖期，1300~1900年（**明清**）為**第四個寒冷期**（**竺**，1973）。竺可楨並推斷中國歷朝溫度以1~2°C幅度上下擺盪；而極低溫則大約出現在西元前1000年與西元400、1200及1700年左右。主要氣候循環週期約為400~800年，其次要循環週期則約50~100年，振幅約0.5~1°C。又依據Tungting Lake、Poyang Lake、Han River及Huai River之冰凍資料，顯示黃河流域於1550~1600與1720~1820年時出現相對暖冬，而於1470~1520、1620~1720與1840~1880年則屬相對低溫時期（圖2）（Shen, 1974）。

葛等人(2002)則發現，竺可楨有關16~19世紀小冰期期間中國冷暖波動的結論已被近年許多研究證實，只是在具體冷暖時間與強度上有所差異（表2）。另外從重建華北地區1380年以來，及華東地區1470年以來的10年分辨率逐季溫度變化觀察，不但不同地區、季節出現低溫時間各不相同；且長時間序列的資料顯示，實質冷期自14世紀初即已開始（圖3）。

前賢歸納中國歷朝文獻紀錄之研究結果顯示，中國在小冰期期間歷經15、17與19世紀3次冷期，且大部分證據支持第二次降溫程度最強，為最盛期；第三次降溫則存在區域性差異，某些地區如長江中游、湘贛、南嶺、川黔等地之降溫幅度甚至更甚於第二次波動（王等人，2003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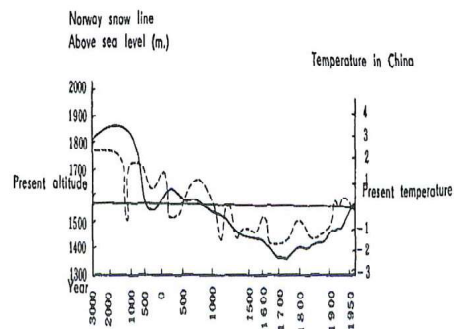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 過去5000年以挪威雪線（實線）代表之歐洲溫度，與中國溫度（虛線）之變化。（Shen, 1974）

表2 中國小冰期寒冷階段起迄時間比較

地區	冷階段0	寒冷階段I	寒冷階段II	寒冷階段III
中國東部	1470-1520	1620-1720	1840-1890	
中國東部	1500-1550	1610-1720	1830-1900	
長江下游	1470-1520	1620-1700	1820-1890	
山東	1550-1579	1620-1679	1810-1919	
中國*	1300's-1390's	1450's-1510's	1560's-1690's	1790's-1890's
中國東部	1320's-1370's	1410's-1490's	1560's-1700's	1770's-1910's

\*根據年平均溫度距平，其餘為冬季平均氣溫距平。

(葛等人, 2002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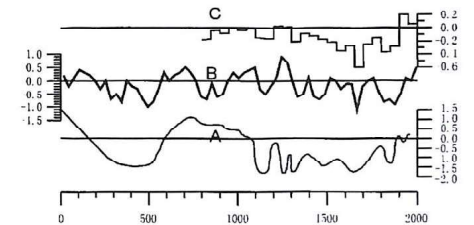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過去2000年中國溫度變化曲線對比；橫軸為西元年，縱軸皆溫度距平(°C)。曲線A為竺可楨序列(1972)；B為葛全勝等中國東部冬半年溫度變化序列(2002)；C為王紹武中國東部溫度變化(2000)。(葛等人，2002)

## 三、北宋詩歌中的氣候變遷

北宋作家寫寒冷的景況，以宋初為多；這與竺可楨論斷低溫出現在1000~1200年不謀而合。如王禹偁(954-1001)〈感流亡〉(992)十二月：「去歲關輔旱，逐熟入穰川。……惟愁大雨雪，僵死山谷間。」或如歐陽修(1007-1072)〈戲答元珍〉：「春風疑不到天涯，二月山城未見花。殘雪壓枝猶有橘，凍雷驚笋欲抽芽。」又如，梅堯臣(1002-1060)〈黃河〉：「誰當大雪天，走馬堅冰上。」

王禹偁、歐陽修、梅堯臣所處的時間是北宋初期，寫冰寒者多於暑熱。因此，北宋初有諺語：「長江無六月」（《五燈會元》卷16義懷語錄引），意思是說長江涼快，彷彿沒有夏天。洪适詞〈漁家傲〉即云：「六月長江無暑氣」（《全宋詞》卷134）。

又如與梅堯臣齊名的蘇舜欽(1008~1048)，即使寫夏暑，亦傳達出涼意，如〈夏意〉：「別院深深夏席清，石榴開遍透簾明。樹陰滿地日當午，夢覺流鶯時一聲。」又如〈暑中閒詠〉：「嘉果浮沈酒半醺，牀頭書冊亂紛紛。北軒涼吹開疎竹，臥看青天行白雲。」從「樹陰滿地日當午」與「北軒涼吹開疎竹」二句，即可讓人感受到夏暑之中的清涼宜人。

然至北宋中期，則較多暑旱的文學描寫：

- 王安石(1021~1086)〈河北民〉：「今年(1046)大旱千里赤，州縣仍催給河役。」
- 王令(1032~1059)〈暑旱苦熱〉：「清風無力暑得熱，落日著翅飛上山。人固已懼江海竭，天豈不惜河漢乾？崑崙之高有積雪，蓬萊之遠常寒；不能手提天下往，何忍身去游其間。」
- 張耒(1052~1112)〈勞歌〉：「暑天三月元無雨，雲頭不合惟飛土。深堂無人午睡餘，欲動身先汗如雨。」
- 曾幾(1084~1166)〈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

日〉：「一夕驕陽轉作霖，…無田似我猶欣舞，何況田間望歲心。」

尤其是王令的〈暑旱苦熱〉，把酷熱難耐的情景，結合了神話傳說中的崑崙山與蓬萊仙島，加以轉化；彷彿只有到了神島仙山才能解熱。王令另外有兩首詩，也描寫了赤熱的天氣；〈暑中懶出〉：「已嫌風少難平暑。」〈暑熱思風〉：「坐將赤熱憂天下，安得清風借我曹。」史籍未載王令是否如張耒是個大胖子，但詩中把熱到極致的感受表現出來，應該是當時天氣的確很熱，因而在詩中一再提及。

綜合言之，從北宋作家所描述天候來看，北宋初冷多於熱；北宋中葉則酷暑多於嚴寒。

#### 四、南宋至元詩歌中的氣候變遷

根據圖3可知，儘管冷暖波動學者間大致有所共識；但在起迄時間與強度上，則因資料取樣不同而有所差異，甚至也歸納出不同的結果：例如，南宋(1127~1279)氣候寒暖的爭議，竺可楨認為南宋為寒冷期，而滿志敏則認為南宋是溫暖期。

若依文學家在作品的表現上，南宋應該是寒冷時期。例如，楊萬里(1124~1206)〈八月十三日望月〉：「才近中秋月已清，鴉青幕掛一團冰。」又如蕭立之〈春寒歎〉：「一

月春寒縮牛馬，束桂薪芻不當價。去年霜早穀蕃熟，雨爛秧青無日曬。」兩首詩中都描寫了當時寒冷的狀況，一個是中秋節未到，即已結冰；另一個是春天時異常寒冷。雖然這兩首詩寫作的時間和地點無法確切知道；依文學家對天候的感受入詩而言，除了誇張鋪敘的筆法外；一定是感到異常寒冷，才會深刻地表現在詩裏。尤其這兩首詩中的表現，只是平鋪直敘，並未使用了誇飾的手法。

又如姜夔(1155~1221)〈昔遊詩〉之一：「揚舸下大江，日日風雨雪。留滯鬢背洲，十日不得。岸冰一尺厚，刀劔觸舟楫；岸雪一尺深，屹如玉城堞。同舟二三士，頗壯不恐懼。蒙氈開篷臥，波裏任傾側。晨興視氈上，積雪何皎潔。欲上不得梯，欲留岸頰裂；攀援始得上，幸有人見接。荒邨三兩家，寒苦衣食缺。買猪祭波神，入市路已絕，如今得安坐，閑對妻兒說。」此首寫長江結冰的險況，令他回想起來驚險萬分；可見當時天候嚴寒的景況。

另外，姜夔〈昔遊詩〉之二，也敘述了冬寒之狀：「濠梁四無山，陂陀亘長野。吾披紫茸氈，縱飲面無赭。自矜意氣豪，敢騎雪中馬。行行逆風去，初亦略露灑。疾風吹大片，忽若亂飄瓦。側身當其衝，絲鞵袖中把。重圍萬箭急，馳突更叱咤。酒力不支吾，

數里進一舉。燎茅烘濕衣，客有見留者。徘徊望神州，沈歎英雄寡。」這是宋寧宗嘉泰元年(1201)，姜夔寓居杭州時所作，追憶舊遊濠梁(安徽鳳陽東北)時的生活，描述雪裏走馬的豪邁。其中，「重圍萬箭急」即是以箭喻雪，人在雪中如被敵圍困；亦可知雪盛大之貌。另外姜夔尚有〈雪中六解〉：「塞草汀雲護玉鞍，連天花落路漫漫。如今卻憶當時健，下馬題詩不怕寒。」也回憶了雪中「下馬題詩不怕寒」的情景。

相較於北宋文學家，南宋文學家寫寒冷多過於北宋，寫酷暑則少。尤其南宋偏安江左，夏季時杭州甚熱，理當那些客居南地的北方詩人，應該會難耐酷暑，而抒之於文學。如楊萬里〈五月初二日苦熱〉：「人言長江無六月，我言六月無長江。如今五月已如許，六月更來何可當！船倉周圍各五尺，且道此中底寬窄！上下東西與南北，一面是水五面日。日光煮水復成湯，此外何處能清涼？掀篷更無風半點，揮扇只有汗如漿。吾曹避暑自無處，飛蠅投吾求避暑；吾不解飛且此住，飛蠅解飛不飛去。」由詩中「一面是水五面日」可知，楊萬里感受到長江酷熱的威力，因而引發他對北宋初諺語「長江無夏天」的質疑。楊萬里在詩歌文學史上，錢鍾書認為其興趣在寫天然景物，關心國事的作品遠不

及陸游的多且好，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好。(錢鍾書《宋詩選註》)但他的景物詩，卻保留了北宋初期長江流域較為寒冷的證據。另一方面，南宋大部分文學家的作品中，少有描寫酷熱的詩文；楊萬里的〈五月初二日苦熱〉算是特例。

根據歷史氣候學家的看法：北宋的氣候先暖後冷，下雪及大寒年數，有31年，冬春無雪無冰有14年；南宋則為先冷後暖，下雪及大寒有43年，冬春無雪無冰有15年，夏霜雪有六年。這與從文學作品中所呈現的寒暑氣候來看，大致吻合；但若較細緻的描述北宋的氣候，應是初冷、中暖、後轉冷。

元代(1277-1367)霜雪連年，沒有「冬無

冰、冬無雪」的紀錄。反之，夏霜雪的比率最高，共有15年；春秋霜共有25年。因此在元代文學上對酷熱的描寫極少，對寒冷的刻劃較多。茲引如下：

- 耶律楚材(1190-1244)〈陰山〉：「八月陰山雪滿沙。」〈迺賢詩〉：「京城燕子三月盡方至，甫立秋即去。」
- 元好問(1190-1257)〈游黃華山〉：「是時氣節已三月，山木赤立無春容。湍聲汹汹轉絕壑，雪氣凜凜隨陰風。」此詩作於1237年，描寫河南林縣境內的黃華山，三月仍是冰雪未融，林木無春容。

- 陳孚(1240-1303)〈江天暮雪〉：「長空卷玉花，汀洲白浩浩。雁影不復見，千崖暮如曉。漁翁寒欲歸，不記巴陵道。坐睡船自流，雲深一蓑小。」詩中的「玉花」，即雪花。寫出隆冬江雪，使漁夫也因寒氣而無法捕魚。

- 揭傒斯(1274-1344)〈寒夜〉：「疏星凍霜空，流月濕林薄。虛館人不眠，時聞一葉落。」此詩作於元英宗至至治元年(1321)，秋涼時分霜氣凍人；當時作者四十八歲，去鄉從宦已七年，冷寂的夜空與孤寒的心緒相映照。

雖然元詩名作不多，但整體而言，元代文學家寫寒霜亦多於暑熱。

## 五、明代文學中的氣候變遷

依竺可楨之研究，明代之1470-1520年與明末之1620-1720年，屬於相對低溫時期。在明代文學中對氣候的記載如下。

- 高棅(1350-1423)〈夏谷雲泉〉：「雲影蕩山翠，泉聲亂溪湍。長林無六月，蘿薛生秋寒。」夏天的山谷不僅不熱，還能感受到秋天的涼意。高棅五十多歲才被明成祖召入翰林，在此之前，皆以書畫詩歌悠游林泉；此詩應是1400年之前的生活寫照。
- 李東陽(1447-1516)〈偶成四絕〉：「幽薊以南無片雪，蕭然田野盡荊榛。未論來歲春

苗熟，且免荒村凍殺人。」

- 何景明(1484-1522)〈別相餞諸友〉：「雙井山邊送客時，滿林風雪倍相思。西行萬里遙回首，太華終南落日遲。」明武宗正德十三年(1815)，作者被任命為陝西提學副使，京城諸友為他送行，當時正值嚴冬，風雪滿林；更見離別之苦。
- 周在(明正德進士)〈閨怨〉：「江南二月試羅衣，春盡燕山雪尚飛。應是子規啼不到，故鄉雖好不思歸。」作者寫江南婦女想念丈夫之情，從中帶出南北氣候差異極大；南方已更換薄衣，北方春盡仍飛雪。
- 謝榛(1495-1575)〈大梁冬夜〉：「坐嘯南樓夜，孤燈客思長。人吹五更笛，月照萬家霜。歸計身多病，生涯鬢易蒼。征鴻向何許，春意遍胡湘。」作者中年以後客遊大江南北，曾住在大梁(開封)一段時間；此寫寒夜孤燈的心情。
- 唐順之(1507-1550)〈任光祿竹溪記〉：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，輒不惜數千錢。然纔遇霜雪又槁以死。以其難致而又多槁死，則人益貴之。」

以上四位文學家中，除了李東陽〈偶成四絕〉，皆敘氣候寒冷之況。然李東陽詩中首句：「幽薊以南無片雪」，似乎是說天氣暖和，沒有下雪，不僅使田野充滿綠意，亦可使春

苗成熟。但末句之「且免荒村凍殺人」，亦說明了當時普遍的天候寒冷；氣候暖時最值得慶幸的是，百姓可以不再受凍。

唐順之〈任光祿竹溪記〉，則可看出明代北京竹子因酷寒而無法生長，以致於顯得驕貴。諸如此類，寫氣候寒冷的文學，到了晚明又大量湧現，尤其是公安三袁中的袁宏道的詩文中不少。例如：

- (1580-1610)《西湖雜記》〈初至西湖〉(1597)：「山色如娥，花光如頰，溫風如酒……余遊西湖始此，時萬曆丁酉(1597)二月十四日。」〈晚遊六橋待月記〉：「西湖最盛，為春為月；一日之盛，為朝烟，為夕嵐。今歲春雪甚盛，梅花為寒所勒，與杏桃相次開發，尤為奇觀。」
- 袁宏道〈滿井遊記〉(1599)：「燕地寒，花朝節後，餘寒猶厲，凍風時作。作則飛沙走礫，局促一室之內，欲出不得。每冒風馳行，未百步輒返。」

《西湖雜記》與〈滿井遊記〉，分別是袁宏道在北京與杭州的遊記。〈初至西湖〉敘述萬曆丁酉(1597)年，初至西湖時感受到溫風如酒，氣候宜人；然再遊西湖時，〈晚遊六橋待月記〉中則敘述了「春雪甚盛」，使梅花晚開。

1598年袁宏道離開了杭州，來到北京。

〈滿井遊記〉即是萬曆二十七年(1599)二月廿二日，袁宏道任順天府教授時，與友人出東直門至滿井遊歷。開頭即敘述北京農曆二月十二日花朝節之後，天氣仍十分寒冷；凍風時作，又兼有飛沙走礫，使人無法外出。

此外，明末寫寒冷之詩文，如袁宏道之弟袁中道、張岱、陳子龍皆有：

- 袁中道(1570-1623)〈夜泉〉：「山白鳥忽鳴，石冷霜欲結。流泉得月光，化為一溪雪。」
- 張岱(1597-1679)〈湖心亭看雪〉：「崇禎五年十二月(1632)，余住西湖，大雪三日。」此時張岱筆下的冬日西湖，則是大雪三日，依舊寒冷。
- 崇禎十年(1637)六月，京城北京大旱，七月山東遭受蝗災，陳子龍(1608-1647)目睹流民，有〈小車行〉一詩：「小車班班黃塵晚，夫為推，婦為挽。出門茫然何所之？青青者榆，療我飢。願得樂土共哺糜。風吹黃蒿，望見垣堵，中有主人當飼汝，叩門無人室無釜，躑躅空巷淚如雨。」寒旱導致流離失所，逃難夫妻徘徊空巷，不知欲往何處。唯能相對垂淚。

從1573-1625年之中，史書有災荒紀錄，連續25年。1625年陝西民變開始，1629年皇太極攻明，流民起事亦擴大；1633年流

民南渡黃河。因氣候寒旱，從1627至1644年，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民變時期。以致於明末賣官鬻爵，武英殿1200兩、按察司400兩。浙江民歌：「有山無水，有水無魚，有人無義。地無三尺土，人無十日歡。」即為明末窘境之寫照，亦反映了當時氣候之惡劣。

## 六、清代文學中的氣候

歷史地理學家將清代氣候，分四個時期：

- (一) 前期(順治元年~康熙五十九年；1644~1720)：小冰河期。寒冷乾旱，連年饑荒，康熙九年的水災和十年的旱災，是造成吳三桂、耿精忠、尚可喜，趁機反清，三藩之亂的遠因。1711年福建饑荒，奇寒40餘日，貴州饑荒。
- (二) 中期(康熙六十年~嘉慶二十五年；1721~1820)：暖溼期。1793乾隆皇帝憂心生之者寡，食之者眾；此時人口由一億漸增至二億。1795湘黔苗民起事。1796白蓮教起。1802天地會起。1813天理教之亂。

- (三) 後期(道光二十年~光緒六年；1840~1880)：小冰河期。太平天國起義前十年(1840)，在捻軍發源地安徽北部，洪水乾旱頻仍，十年使有八年荒。1840年又有鴉片戰爭。道光二十九年長江下游的水災，為道光三十年太平

天國得以坐大的遠因。1846-1850年大旱成災，故有洪楊之亂與捻匪之亂，持續達十餘年之久。1876-1879年，丁戊年奇荒，山西、河南、蘇北、皖東等地共餓死一千萬人。丁丑年又有飢民五、六百萬人。

- (四) 末期(光緒六年後；1880~)：步入暖期。

清代文學家筆下的氣候，大抵也是寫寒冷者多，寫酷暑者少；這與歷史氣候學家對清代的研究相契合。舉例如下：

- 吳偉業(1609-1672)〈臨清大雪〉：「白頭風雪上長安，短褐披驢帽帶寬。幸負故園梅樹好，南枝開放北枝寒。」〈阻雪〉：「關山雖勝路難堪，才上山征鞍又解驂。十丈黃塵千尺雪，可俱不似江南。」
- 順治十年(1653)吳偉業應清廷徵召，從金陵經臨清、遠眺泰山、渡黃河，到北京就任。臨清一場大雪，使他深陷茫茫無邊的淒寒之中。詩中表現了身不由己，勉強北上的心情；冰天雪地，天寒心更寒。
- 施閏章(1618-1683)〈雪中閣望〉：「江城草閣俯漁磯，雪滿千山失翠微。笑指白雲來樹杪，不知卻是片帆飛。」〈雪中望岱岳〉：「碧海煙歸盡，晴峰雪半殘。冰泉懸眾壑，雲路郁千盤。影落齊燕白，光連天地寒。

秦碑凌絕塵，杖策好誰看？」

施閏章任職江西參議分守湖西道，駐臨江(今清江縣)時，寫了〈雪中閣望〉；可見當時酷寒之至，以「雪滿千山失翠微」，形容一望無際的雪景。順治十五年(1676)，施閏章督學山東，經過泰山時作〈雪中望岱岳〉；從「晴峰雪半殘、冰泉懸眾壑、光連天地寒」三句，即可知泰山的冰封景色。

- 吳兆騫(1631-1684)〈帳夜〉：「穹帳連山落月斜，夢回孤客尚天涯。雁飛白草年年雪，人老黃榆夜夜笳。驛路幾通南國使，風雲不斷北庭沙。春衣少婦空相寄，五月邊城未著花。」〈夜行〉：「驚沙莽莽颯風颯，赤燒連天夜氣遙。雪嶺三更人尚獵，冰河四月凍初消。客同屬國思傳雁，地是陰山學射雕。忽憶吳趨歌吹地，楊花樓閣玉驄驕。」
- 吳兆騫因科場案而流放寧古塔(今黑龍江江寧安)二十餘年(1660-1681)，〈帳夜〉作於抵寧古塔三年時，約1662年。〈夜行〉亦寫於寧古塔戍所，描繪北國風景時，寄寓渴望赦還與思念江南家園。

- 王士禛(1634-1711)〈初春濟南作〉：「山郡逢春復乍晴，陂塘分出幾泉清？郭邊萬戶皆臨水，雪後千峰半入城。」

此詩作於順治二十年(1655)，描寫濟南初春之景；由「乍晴」可知在此之前，曾連

日雨雪。雪後的千佛山，倒影在大明湖之中，彷彿山光倒影嵌入濟南城中。春天仍下雪不止的千佛山，可以說明當時為冷期。

● 洪昇(1645~1704)〈雪望〉:「寒色孤春暮，悲風四野聞。溪深難受雪，山凍不流雲。鷗鷺飛難辨，汀沙望莫分。野橋梅幾樹，并是白紛紛。」

洪昇把山村冬夜的荒寒景象，由遠及近，又由近及遠，勾勒殆盡。銀白世界中，不僅「鷗鷺飛難辨」；即連陸地與沙灘，亦是「汀沙望莫分」。1673年洪昇離開故鄉杭州，長期寓居北京，直到1690年才又回到鄉居。雖然這首〈雪望〉中的山村不知為何地，但大抵不出杭州與北京之間。

● 黃景仁(1749~1783)〈都門秋思〉:「五劇車聲隱若雷，北氓惟見塚千堆。夕陽勸客登樓去，山色將秋遶郭來。寒甚更無修竹倚，愁多思買白楊栽。全家都在寒風裏，九月衣裳未剪裁。」

北氓在河南洛陽縣北，為貴人叢葬之地。天寒無竹可倚，作者想買白楊栽滿庭前；可知嚴寒之至。

● 舒位(1765~1818)〈雪夜雜詩十四首〉(其一):「秋老關山唱〈采薇〉，刀銀無恙遠人歸。舊時楊柳芳菲盡，一朵瑤花繡鐵衣。」

此詩作於乾隆五十一年(1786)，舒位在

北京時。題名為「雪夜雜詩」，首句「秋老關山唱〈采薇〉」，不僅點出是由秋入冬，亦說明是一個兩雪紛飛的夜晚。〈采薇〉是《詩經·小雅》中的一篇:「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。」全詩即以此為基調，描寫戍邊戰士雪夜回鄉的情景。

● 陳沆(1785~1826)〈有感〉:「傳聞南海事全非，十室炊煙九室稀。須識治兵先治吏，自來防盜在防饑。鱷魚大可為文遺，沙蜃終難出水飛。寂寞江湖風雪裏，有人投筆念征衣。」

此詩作於嘉慶十四年(1809)，陳沆聽聞廣東荒歉，海寇未平；表達了對時事的憂慮，並提出治安經世之見。1814年又寫了〈汝寧夜雪〉，同樣呈現了憫懷民瘼的筆緒:「卷地風聲到枕邊，夜深寒逼汝南天。擁衾莫嘆風塵苦，多少饑鴻雪裏眠。」詩境中依然以「風、寒、雪」，表達寒夜之景，與內心之情。

● 陳沆(1785~1826)〈項師竹、張馥亭自麻城來訪，欣然有作〉:「快雪天易晴，蕭然獨成醉。梅間一雀噪，雙雙故人至。知我相念深，感君遠來意。前夜江上風，舟來亦不易。相逢且為歡，別問別後事。空山不知寒，星月同寤寐。」又〈雪中家伯愚谷先生枉過燕支山賦呈二首〉之一:「積雪滿林屋，沒我階上苔。三日閉門坐，悄然對

寒梅。誰知先生杖，為我山中來。」

兩首詩皆作於嘉慶二十年(1815)，陳沆的家鄉位在蘄水(今湖北省浠水縣)山麓；可知此年冬日山雪極濃。第一首中的「快雪」，指驟降的大雪；由於兩位友人來訪，使他雖處山野雪村，仍感受到一股暖氣。第二首中的「積雪滿林屋」，使他三日閉門無法外出；然雪中迎伯父，一同賦詩賞梅，亦為寒雪中樂事。

● 陳沆(1785~1826)〈揚州城樓〉:「濤聲寒泊一城孤，萬瓦霜中聽雁呼。曾是綠楊千樹好。只今明月一分無。窮商日夜荒歌舞，樂歲東南困轉輸。道誼既輕功利重，臨風還憶董江都。」詩作於嘉慶二十三年(1818)，寫出了揚州城的嚴寒冬天。

● 易順鼎(1858~1920)〈丙戌十二月二十四日雪中游鄭尉三十二絕句〉(其二十三):「湖天光景入空濛，海立雲垂暝望中。記取僧樓聽雪夜，萬山如墨一燈紅。」光緒丙戌(1886)歲暮，作者遊鄭尉山(今蘇州西南)，適逢下雪，連作絕句三十二首。此首記雪夜所見。

除了古典詩歌以外，清詞中亦有寫嚴寒的作品，例如:

● 許宗衡(1811~1869)〈西窗燭〉:「薊門煙樹，照影蒼涼，啼鴉驚拍風翅。茫茫千里

關山白，似雪路冰河，欲歸無地。憶舊游夢裏簫聲，良夜懽悰如墜。和愁睡，玉宇瓊樓，人間天上，都是尋常事。便教萬古團樂好，恐耐到雞鳴，也非常事。忍思量金粟前身?凍合三生清淚。」(寒月和青衿)

● 蔣春霖(1818~1868)〈浪淘沙〉:「雲氣壓虛闌，青失遙山。雨絲風絮一番番，上已清明都過了，只是春寒。華發已無端，何況華殘，飛來胡蝶又成團，明日朱樓人睡起，莫卷簾看。」

● 龔自珍(1792~1841)〈點絳脣〉:「關山絕亂雲千疊，江北江南雪。」

此外，清代小說中寫寒者亦多。例如，曹雪芹(1717~1764)《紅樓夢》第五十一回，寫天冷時，賈母和王夫、鳳姐商量，讓姑娘們在大觀園的後房中，另外開伙，以免刮風下雪時，為了吃一頓而著涼。第五十三回，則敘佃戶烏進孝因路上雪積四五尺，導致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，才走到賈家繳租。可見作者對寒冷感受深刻，才得以虛構為故事情節。

又如，劉鶚(1850~1910)《老殘遊記》中，第十二回〈寒風凍塞黃河水，暖氣催成白雲辭〉，寫冷氣逼人，黃河結冰的情節:「面前的冰，插的重重疊疊的，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，再往上遊走了一二百步，只見那上流的

冰，還一塊塊的慢慢價來，走到此地被前頭的攔住，走不動，就站住了。」亦是氣候寒冷的表現。

## 七、結語

在關注氣候變遷之後，研讀古典文學時往往有不同的體會。例如宋詩的評價向來遠不如唐詩，但北宋王令、張來、曾幾等人描寫酷熱之作，不僅在宋元明清的眾多言寒詩中顯得特殊，同時也證明了北宋中葉為暖期的推論。古典文學中詩、詞、曲、賦、散文、小說、戲曲甚多，有關氣候面向的描寫，除了拙文以寒暖為主軸的舉證之外，更有許多文學家對荒年饑饉所闡述的人道關懷。例如，明末清初錢澄之(1612~1693)〈穫稻詞〉：「往時入倉饒輸官，今年只在場上看。晚禾乾死田無粟，又下官符催馬草。買草納官官不收，千堆萬堆城南頭。」即是荒年時政治不清明，導致百姓生活更加艱困的寫照。

研究過往，凝視現在，預測未來。中國歷史上的暖期，分別是春秋到西漢共七百年，與隋唐到宋初四百年。如今我們身處於十九世紀末的暖期初始之中；再加上工業革命以來，大量的二氧化碳排入大氣之中，導致全球暖化加劇。廿一世紀的文學家或許留下的作品中，不再是苦寒凍天；可能比至今「落日著翅飛上天」，與楊萬里「一面是水五

面日」，更為酷熱難耐。

## 八、參考文獻

### 一、氣候變遷

丁敏，〈近3000年來中國氣候變化及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綜述〉，《泰山學院學報》，第27卷第6期，2005年11月，頁89-93。

王蘇民、劉健、周靜，〈我國小冰期盛期的氣候環境〉，北京，湖泊科學，第15卷第4期，2003年12月，頁369-376。

王紹武、龔道溢，〈全新世幾個特徵時期的中國氣溫〉，《自然科學進展》，2000，10(4)，325-332。

王紹武、葉瑾琳、龔道溢，〈中國小冰期的氣溫〉，《第四紀研究》，第1期，1998年2月，頁54-64。

何孝榮，〈明代北京地區自然災害研究〉，《西南師範大學學報》，第32卷第6期，2006年11月，頁47-52。

何業恒，〈近五千年來華南氣候冷暖的變遷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NO.1，1999，頁197-207。

竺可楨，〈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〉，收在《竺可楨文集》，北京，科學出版社，1979年3月，一版，頁58-68。

竺可楨，〈中國近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〉，收在《竺可楨文集》，北京，科學出版社，1979年3月，一版，頁475-498。

周書燦，〈20世紀中國歷史氣候研究述論〉，《史學理論研究》，2007年第4期，頁128-136。

周翔鶴、米紅，〈明清時期中國的氣候和糧食生產〉，《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》，1998年第四期，頁59-64。

滿志敏，〈黃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葉的氣候冷暖狀況〉，《歷史地理》，第11輯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版。

楊保，〈小冰期以來中國十年尺度氣候變化時空分布特徵的初步研究〉，《乾旱區地理》，第24卷第1期，2001年1月，頁67-72。

劉廣英，〈氣象萬千〉，台北，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，2006年10月，初版。

劉偉、鍾巍、薛積彬、甄治國，〈明清時期廣東地區氣候變冷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〉，《華南師範大學學報》，2006年8月，頁135-141。

劉昭民，〈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〉，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2年11月，修訂版一刷。

葛全勝、方修琦、鄭景雲，〈中國歷史時期溫度變化特徵的新認識——紀念竺可楨

《中國過去五千年溫度變化初步研究》發表30周年〉，北京，地理科學進展，第21卷第4期，2002年7月，頁311-317。

葛全勝、鄭景雲、滿志敏等，〈過去2000年中國東部冬半年溫度變化序列重建及初步分析〉，《地學前緣》，2002年9月，頁169-181。

David Francis and Henry Hengeveld, 《Extreme Weather and Climate Change》,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Service, Environment Canada, Toronto, 1998.

Mann M. E., 〈Little Ice Age〉, 《The Earth system: physical and chemical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》, Vol. 1, John Wiley & Sons, Ltd, Chichester, 2002, pp 504-509.

Shen Wen-hsiung, 《Changes in China's climate》,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, Vol. 55, No. 11, Nov. 1974.

### 二、文學史

李文治，〈晚明流寇〉，食貨出版社，1983年，初版。

陳高備等編，〈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(下)〉，上海，上海書店，1986年6月，一版。

曹雪芹著、馮其庸校注，《紅樓夢校注》，台

北：里仁書局，1995年10月，初版。

程千帆、吳新雷，《兩宋文學史》，上海古籍

出版社，1991年2月，一版。

詹杭倫，《金代文學史》，台北，貫雅出版文

化事業有限公司，1993年5月，初版。

劉鶚，《老殘遊記》，台北：天龍出版社，1986

年10月，初版。

錢仲聯、章培垣、陳祥耀、潘嘯龍等撰，《元

明清詩鑑賞辭典》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

1994年第一版。

錢鍾書，《宋詩選註》，台北，木鐸出版社，

1987年7月，初版。